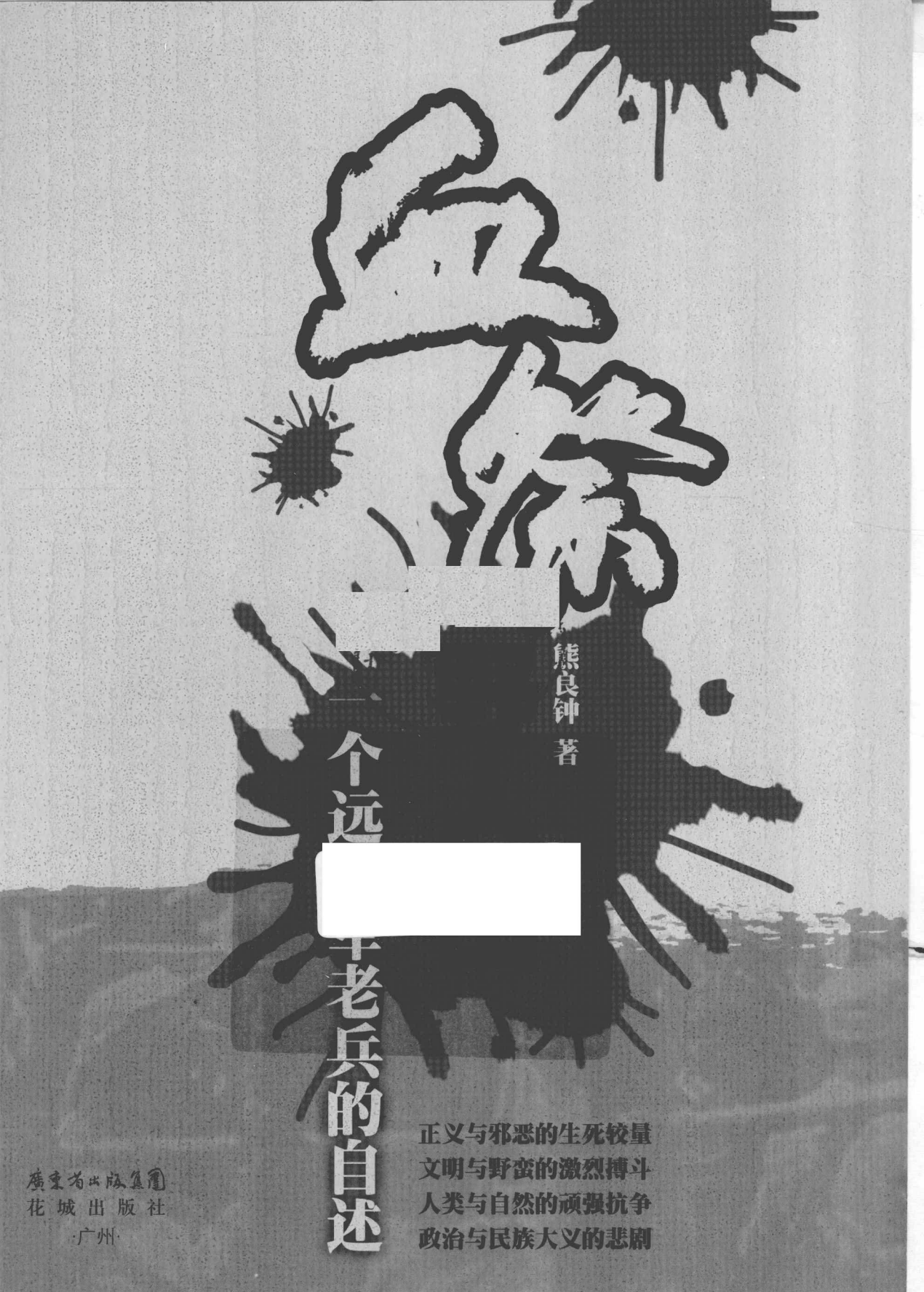
血祭野人山

熊良钟 著

一个远征军老兵的自述

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
文明与野蛮的激烈搏斗
人类与自然的顽强抗争
政治与民族大义的悲剧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血染

一个远[redacted]老兵的自述

熊良钟 著

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
文明与野蛮的激烈搏斗
人类与自然的顽强抗争
政治与民族大义的悲剧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祭野人山：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的自述／熊良钟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60-5834-7

Ⅰ.血… Ⅱ.熊… Ⅲ.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1824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技术编辑：薛伟民
封面设计：黎国泰
版式设计：黄珂展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75　1插页
字　　数　270,000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本书记叙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国一部溃退野人山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全书通过一位远征军连指导员之口，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较为独特。讲述的史料真实、可信、弥足珍贵。书中对原始林莽的奇丽瑰异，自然环境的险恶莫测，人们绝境求生的不屈不挠，战争场面的边火边天等情景的描述，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全书通过对在绝境面前人性的方方面面的刻画，真实地还原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真实地还原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远征军溃退野人山的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深刻细述了人类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及自身的绝望和恐惧的斗争经历，并在这方面进行主题的深化，对永不弃绝希望的勇毅者予以热情歌颂。

目录

序　幕 …… 001

第一章　战缅甸十万大军溃败，毁辎重杜副司令挥泪 …… 003
第二章　渡恶水舟毁人亡，绕险道生灵涂炭 …… 029
第三章　恋故土野人仗义，陷困境军队束手 …… 056
第四章　杜聿明迷网患重病，克巴拉深山解倒悬 …… 076
第五章　千金难换一钟粟，天堑又困众将士 …… 096
第六章　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原无铁石人 …… 113
第七章　以德报怨铸道义，壮志难酬饮大恨 …… 133
第八章　沼泽地将士上当，死亡带军花凋零 …… 156
第九章　处艰危志心不改，守至诚野人感化 …… 178
第十章　邓君林坠入恐怖网，胡子龙愿为知己活 …… 196
第十一章　向振武饱死美食堆，两恶棍血祭野人山 …… 214
第十二章　众猴戏弄杜聿明，残部获救列多时 …… 234

代后记 …… 243

序　幕

中国、缅甸、印度三国交界处，有一片方圆数百公里的原始热带雨林。莽林中生存着一些尚处在原始部落时代的后进民族，主要是克钦族人，还有少量难以确定种族的人群。这些人深居大山，不与现代文明交往，被当地人称为“野人”，这片覆着浓密热带雨林的大山，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为“野人山”。

这里，层峦叠嶂，耸翠堆玉，山间沟壑纵横，河网密布。各色各样的大树伸出茂密的枝叶倒卧在水面上，它们的根植于峭壁上，散布在深谷里，盘根错节，蔽日参天。树下，野葡萄、喇叭花、苦苹果交织在一起，馥香四溢，它们爬树干，攀枝尖，从枫树梢攀到菩提树枝头，由郁金香枝头爬上药蜀葵的花冠，筑就了千百座圆洞、牌楼和拱顶。这些藤蔓类植物在树丛中漫游，常常越过河湾，架起一座又一座花桥。万木丛中，玉兰树迎风挺立，香玉吐艳，堪称木中之雄。除去近处那碧扇轻摇的棕榈，再无其它林木可与其媲美争妍。

造物主在这千里莽林中安插进百鸟群兽，使这个世外桃源充满了魅力和生气。在小径尽头，黑熊饱餐后醉卧在缠绕着葡萄藤的榕树下，野鹿在河湾中沐浴，猴子在枝叶间嬉戏玩耍，反舌鸟、大鹏鸟、山雀儿飞进千万颗草莓铺就的红色地毯里，红嘴缘鹦鹉、紫啄木鸟、赤火雀在杉树顶端来回飞跃，长喙小雀在茉莉花丛中闪现，捕鸟的蛇倒挂在树梢，犹如一根根藤蔓在迎风摇曳……

到处有动静，到处在低语，啄木鸟在一下一下地敲击着老橡树坚硬的躯干，土拨鼠摆弄着刚弄到手的果核和自己肥硕的身体，野牛低吼，鹧鸪轻啼，草木簌簌作声，风吹过，林莽中丹青融混，百音齐鸣，万千游荡出没的生灵们奏出各自或温良或粗犷的音符，谱成一阙奇异而和谐的自然交响。

1942年的春末夏初，一支中国抗日军队贸然闯进了这座原始丛林。此后，大自然的威胁、饥饿、疲劳，使溃退其中的将士们的鲜血流遍了这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尸骨铺满了这片宁静安谧的荒野。

当时，在这支军队中，有位名叫胡子龙的军人，在连队当政治指导员。同行的2万多名官兵兄弟，不仅在这片丛林里吃足了苦头，而且历尽了艰险，

九死一生。

胡子龙老人回乡半个多世纪了，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对那段政治倾轧导致反法西斯战争失败而溃退野人山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痛定思痛，常常不寒而栗。

回头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东西方尖锐的对立，世界进入了所谓“冷战”，如今，冷战消失了，对立的两极中有一极已不存在，世界似乎正在进入空前的和平与发展时期。然而在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中，任意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足以导致人类毁灭，所以双方必须克制和平静，对世界上可能崛起的其他军事力量采取相同的打压，因此人类有了由核平衡赐予的“四十年恐怖的和平”。

如今，世界力量的多极化使得那些颇有着法西斯倾向的帝国主义，非人道的恐怖主义战争滋生出现了……

纳粹主义的阴魂仍然在德国某些人的心中飘忽不散……

军国主义势力不时在日本抬头，相当多的大和民族子孙对五十多年前那场侵略战争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尤其在以政府要员的认可或参与下，嚣张地在靖国神社内对那些沾满了人类鲜血的名字顶礼膜拜……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期间，我曾多次拜访胡子龙老人，请他讲述野人山溃败的经历，整理成册，以为世人之鉴，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展现在子孙后代面前，牢牢记住那血的教训。胡老虽已88岁高龄，仍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博闻强识，感情丰富，谈吐不俗。见我请求，慨然允诺，娓娓道来。

第一章

战缅甸十万大军溃败，毁辎重杜副司令挥泪

中国远征军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支出国作战部队，南出国门，奔赴缅甸抗日战场，可叹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和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及英军之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致使三次大会战议程屡屡流产，战机殆失，以致十万精锐之师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直至丢盔弃甲、丧师辱国。杜聿明挥泪销毁全部现代化武器装备，走投无路，溃退野人山。

1

1942年4月26日。

缅甸曼德勒，伊洛瓦底江西岸，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激战。

岸边堆满了盛满汽油的油罐，枪炮一起，遍地油罐相继爆炸，形成一团团巨大的猩红烈焰，镶着黑边，冲腾而起，在半空中竖起翻滚扩张的蘑菇云。大河两岸顿时成了火海，河水化为一炉沸腾的钢水。

中日两军在火海中厮杀，不少人成了滚动的火球，战场成了巨大的焚尸炉，弥漫着刺鼻的肉焦味，遍地是炙得炭黑的躯体。战斗惨烈异常。

中国军队扼据险要，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

在坦克和飞机立体战护下，日军又发起新的一轮进攻。法西斯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日本军队，精神第一，生命第二。迎着密集的机关枪子弹，前排的倒下去了，后排的毫不动摇，钢盔下细小的眼睛闪着猛兽扑食般的凶狠光芒，平端着三八式步枪，迈动着粗矮有力的双腿。正是靠着这种蔑视死亡的精神，他们踏遍了东亚。

疯狂的呐喊声中，一个日军中队终于逼近了他们久攻不下的新22师65营的阵地。4连已不到20个兄弟，火力渐渐稀落。他们已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抗争了近四个小时。

突然，阵地上立起一个强壮威武的中国汉子，光着的脊梁像一块黑铁，跳动的肌肉上鲜血淋淋。他叉腿而立，身边是黄色的硝烟和红色的血雾，怀抱着一挺发着蓝光的轻机枪。他无言地面对涌上来的日寇，沉稳地扣下扳机。顿时，喇叭型的枪口喷射出尺许的火焰，前排的日军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向半空，又重重地摔落在阵地前。

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背后，炸起的弹片将他那颗闪动着乌光的头抛向空中，齐崭崭的腔子口喷出的热血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艳如虹。失去了头颅的他依然铁塔般挺立着，手指依然扣压着扳机，直到机枪射出最后一颗子弹，他往前扑出几步，倒下了。在他伸向前方的手侧，是那颗不屈的头。

这位汉子名叫刘黑虎，是4连连长。素以威武勇猛著称。我们7连就在距他们连百十米的另一个小山包上，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幕我看得真切。阵地群上，弟兄们热血沸腾着。

“冲啊，为4连长报仇!”

“杀啊——”

全体将士跃出战壕，舍身火海，一时间攻势如虹，战斗空前激烈。大炮怒吼，子弹狂啸，浓焰翻腾，血肉横飞，日军丢下一具具尸体，又一次败退。

我们新22师是中国远征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日本第55师团自同古会战以来，一直盯着我们不放，实施重点打击。这一次，又派出敢死队的“活烈士”，突袭师指挥部，企图打掉这支铁军的首脑，使群龙无首，不战自溃。

新22师将士与敌人浴血奋战到惨烈的时候，性格豪放刚烈的廖耀湘将军，率领师部警卫连和非战斗人员奋力抵抗，指挥部内只留下报务员和负伤的值班军官。

日军官兵艰苦作战的能力极强，即使只剩下一兵一卒也往往顽抗到底，绝不投降。然而，满怀民族仇恨的远征军将士也没有一个孬种，廖师长的身先士卒就是振奋人心的感召，就是无声的命令。弟兄们奋力拼搏，与敌人展开一次次拉锯式的肉搏。师部附近，遍布着尸体。那些尸体，个个狰狞，有的被掀开天灵盖，有的被剖开了膛，有的被削掉了头颅，断手裂肢随处可见。还有更惨的，敌我两个士兵同时将刺刀刺入对方致命处，谁也不肯倒下，相互倚仗着死死站立，怒目相向，远看以为双方仍在较力，走近时才看到他们眼中神形散尽，早已僵死了。

敌人被一步步逼退，经过一天苦战，“活烈士”丢下几百具尸体，其余的奉上峰命令撤回去了。

廖师长指挥若定勇猛顽强，极大地鼓舞着全体将士，阵地上捷报频传。大家

对这次曼德勒会战充满信心，以为会稳操胜券。

廖耀湘指挥兵士把敌人追出好远后，就留下部分人马，正准备赶回师部重新调整部署，远远地见一名女兵向这边飞奔而来。

“师座，长官司令部急电。”

“好!”廖耀湘怀着胜利的喜悦，习惯性地托一托金丝边眼镜，兴奋地打了个手势，展开电文，匆匆一掠。顿时，眉心急耸，脸色如冰，浑身疲软得差点跌坐在地。

2

中国远征军自2月16日入缅抗战以来，一败再败，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大为恼怒。仰光失守，同古战败，平满纳会战尽成泡影，委员长对缅甸战局深感失望，有心撤回十万精锐。须知远征军的三个军全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在国内战场都有过上乘表现。杜聿明的第5军取得过昆仑关大捷，孙立人的新38师在淞沪抗战时战功颇著。委员长不能看着他的嫡系部队覆灭在异邦。但是，就这样撤军蒋介石又难以接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虽然得以跻身“大国俱乐部”，但是盟军对中国战区并不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能力也深表怀疑。中国军队统帅部不能参加盟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援英援苏物资全由英、苏自行分配，援华物资的分配权却落在美国人自己手里。蒋介石明白，盟军目前在亚太的战略是让中国军队拖住日军，对中国胜利不抱希望，只要日军陷在中国，美、苏就能在欧洲战场无后顾之忧。美、苏显然是打算解决德国之后再解决日本。这是蒋委员长不能接受的，他要把美国的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起码要与欧洲战场对等。要能这样，必须提高中国战区的地位。而要提高地位就得有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中国远征军在同古会战前，老蒋对史迪威说：“只能胜不能败，这不是个军事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这话就是基于上述想法。眼下远征军如果不能取胜，只有承认失败，打道回国。这么苦涩的一枚战果，蒋介石绝难咽下。因此，平满纳会战泡汤之后，他就令中国远征军立即组织曼德勒会战。

曼德勒别称瓦城，位于缅甸中央，与中国古长安一样，是缅甸故都。它是缅甸最大的交通枢纽，由仰光至密支那与腊戍至曼德勒的铁路分支于此，扼守着缅甸南部通向北部和中国、印度的四大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守住曼德勒，至少可以暂保缅甸北后方，保住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后援，如果会战得力，便可与日军逐鹿于缅甸南部，形势虽然比不得同古会战之时，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曼德勒会战是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最后一役，第5军、第6军、第66军——远征军的全部作战部队都投入了战场。还有英军第1师及其驻缅精锐第7装甲旅也投入会战。

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当初虽然对曼德勒会战持不同看法，认为必须力保扼守由曼德勒到中国畹町咽喉之地的腊戍。但是接到重庆蒋介石的手启电之后，也痛下决心，电告蒋介石："蒋委员长：瓦城会战职集中完毕，决与城共存之。职杜聿明叩。"

岂料，在平满纳击败第6军的日军第56师团，绕过曼德勒向担任会战侧翼的第6军再次发动进攻。被日军打怕了的第6军毫无斗志，望风而逃，溃退到中国境内的西双版纳。腊戍失守了，集结于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主力顿成孤军。由于腊戍处于滇缅公路终端，此地失守，便切断了远征军的后路。

噩讯传来，杜聿明扼腕长叹，悲痛欲绝。不过，他仍未失背水一战成仁之志，在伊洛瓦底江两岸摆开了会战战场。可叹一路只顾后撤的英军见形势险恶，决心不与中国军队共存亡，会战刚接上火，就不辞而别，向印度方向大踏步撤退。

东西两路侧翼已失，中路主力孤掌难鸣，无力作战，不得已，杜聿明下达了从曼德勒突围的命令。

廖耀湘在追敌途中，从女译电员手中接到的就是突围的电令。

立志在缅甸战场建功立业的廖耀湘，眼看着胜利在望，却遭此突变，怎能不悲愤交加？他绝望地哀叹着："完啦完啦……"

随从副官黄强惊疑地望着师长蜡黄的脸色，问道："师座，你怎么啦？"

廖耀湘缓过神来，强打精神。命令道："黄副官，传我的命令：全线撤退。由65团担任掩护，然后炸掉瓦城大桥！"

"是！"副官大惑不解，也只能遵命。

在我们65团的掩护下，各部队撤退到伊洛瓦底江西岸，向八莫、密支那方向突进。

日军发觉了我军要炸瓦城大桥的计划，急速集结了一支先锋队，赶到桥西一侧，以图保住瓦桥，西进追击远征军。

大桥东西，双方以机枪组成密集的火力网，相互僵持着。

我们7连担任炸桥任务。我和副连长带领两个排用火力掩护，连长李楚祥组织一个排爆破。呼啸的机枪声中，三个抱着炸药包的兄弟刚匍匐到距桥头几米远的地方，就被子弹击中阵亡了。

又有两批士兵死在敌人的弹雨中。

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相继赶来，枪声更加密集，一步步向桥头逼进，形势万分险恶。

李连长和我及副连长碰了一下头，大家分头行动。

几个士兵把五个汽油罐顺着公路滚到桥上，一排密集的子弹把油罐击穿，顿时，浓烟翻滚，火光冲天，桥面上出现一条火龙，烈焰熊熊，火舌飞突，隔江相望，迷蒙一片。敌人的火力全部集中在桥面火龙中。

李连长早已在烈焰初起时，领着两个士兵，抱着炸药包，从上游一侧滚下河底的沙滩，凭着草丛的掩护，靠近桥下。桥太高，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李连长倚着桥墩，命令两个士兵踩着他的肩膀，叠着罗汉爬上去。三个炸药包终于安放在桥墩上的孔穴里，点燃了导火索……

对岸的敌人越来越多，机枪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少兄弟牺牲在掩体内的机枪座台前。我们的枪声渐渐稀落，汽油也已燃尽，熄灭，一群日本兵在长官的督逼下，平端着轻机枪，嗷嗷叫着，冲上大桥，飞奔着过来了。

“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瓦城大桥西侧一端哗然掀翻，砂石、钢筋四散抛飞，还夹杂着几条冲到桥头的日本兵的胳膊和大腿，大桥炸裂的断面处，一批稳不住脚步的日本兵纷纷扑进河里。连同落水的砂石，残肢，溅起一阵阵水柱、浪花。

“啊，胜利了！”

我连阵地上的响起一片欢呼。掩体内，我和连长拥成一团，开心地相互捶打，畅笑着。

欢乐是短暂的。我们还没有回味过来，突然发现从伊洛瓦底江西岸的上游，气势汹汹地扑过一支队伍来，在一面绿孔雀旗的前导下大有与我们决一死战的派头。

李连长举起望远镜一瞧，眼头一皱：“又是缅甸人。快撤！”

3

早在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之初，杜聿明将军在腊戍坐上他的专列，运筹着创建功垂千秋的伟业，不料一声巨响，列车颠覆。杜将军险些“出师未捷身先死”，原因很快查明，缅甸人破坏了铁路。

满头绷带的杜聿明气得发懵：“缅甸人疯了？我们是来帮他们打鬼子的呀！”

其实缅甸人没有疯，只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1935 年，缅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反英统治的“德钦党”，领导着抗英运动，失败后，其左翼一部创立缅共，而右翼寻求国际援助时被法西斯利用。

日本对缅甸蓄谋已久。缅甸的位置对封锁中国及日军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企图都至关重要。日本决定利用缅甸反英独立运动，达到侵占缅甸的目的。

1940 年，日军参谋本部派铃木敬司到缅甸与其反英独立运动领袖会见，双方达成协议，日本帮助缅甸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成立铃木机关，策划缅甸独立，将 30 名德钦党人送到台湾接受训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决定武装入侵缅甸，为获得缅甸人支持，将做着独立梦的“三十同志”派回缅甸组织独立义勇军。与此同时在缅甸有很高威望的德钦党人在国内大造亲日气氛，缅甸人民盼救星一样盼着“同种同族，共存共荣”的日本人来帮他们赶走统治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三十同志”举起了象征独立的“绿孔雀”旗，立刻形成一股民族独立的滚滚洪流，1942 年 2 月，日军以帮助缅甸独立为名入侵缅甸，绿孔雀旗下义军成为日军先导，英缅军的缅甸籍士兵纷纷倒戈，英军一路败北。

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使中、英两国结成军事同盟，早在 1941 年春，中国军队就在边界集结。12 月 8 日，美英中对日宣战，中国远征军进入战前总动员。

日本铃木特务机关通过德钦党及反英独立运动领袖制造仇华情绪，使缅甸人相信中国军队要帮助英殖民者巩固统治。渴望独立、赶走英国殖民者的缅甸人民被日本人再次利用。

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缅甸义勇军在日军支持下，对中国军队“坚壁清

野”。中国军队所到之处，几乎尽是空城，只能得到为数不多的华侨的支持。绿孔雀旗下的义军更对中国军队大打游击战，各式各样的袭击防不胜防，连寺里的和尚都是刺探军情的间谍，结果一支正义之师成了孤茕之旅，陷入缅甸人和日军的双重打击。

眼下我们发现的正是缅甸义勇军。他们或是受日军唆使，或是自发地为我们炸毁了瓦城大桥而感到愤怒，向我军冲过来。

我们无心恋战，一路后撤，要去追赶大部队。沿着公路猛跑，来到一座山下。这座山地势险要，悬崖陡壁，公路顺着山势以“之”字形盘旋而上，曲曲折折。走到山腰，缅甸人已到了山脚，他们熟悉地形，又爬惯了山，根本不走公路，而是抄小路直捷而上。这样一来，他们会很快赶上我们，甚至赶在我们前头，居高临下，狙击我们。

我们越过一个小山嘴，正好与追击的缅甸军队反背，暂时不易被发现。连长李楚祥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胡指导员，看来已甩不掉了，必须以饿狼扑食之势，狠狠打他一顿。”

我一看地形，这是一条狭长弯曲的山道，两边刀削般的山崖，无法登攀。公路两旁，仅有十几米的空隙，怪石林立，杂树丛生。虽然可以埋伏，可是如此近的距离，一旦与强敌相遇，势必凶多吉少。只是势态紧急，刻不容缓，我不敢迟疑，同意了他的意见。

李连长果断地命令各排在指定的位置设下埋伏。不到三分钟，全连就消失在公路上。

这里无捷径可走，是通往前方的必经之路。我们刚隐蔽好，绿孔雀旗就出现在山嘴拐弯处。足有一个营的缅甸义勇军，浩浩荡荡冲进我们的伏击地带。他们以为我们走到前面去了，万没有想到已一头扎进了中国远征军的埋伏圈。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震得狭谷嗡嗡响，刹那间，在一段百十米长的地带上，枪声大作。缅甸义勇军被截成三段，他们根本还没回过神，来不及举枪还击，就成批地栽倒在路面上。没丧命的乱成一团，哇哇哭叫，前头被我军封锁着，只得抱头鼠蹿，往山嘴退缩，败下阵去。

我们并不去追杀他们，李连长命令大家朝前走，沿途故意把两旁的柴草掀乱，显出埋伏的迹象。当走出好远了，才又听见后面响起枪声，大概是追上来的缅甸义勇军正心惊胆战地朝掀动过的草丛中打枪哩。

料定追兵赶不上了，大家才吁了一口气。我笑着对连长说："楚祥兄，你是哪里学来的饿狼扑食战术？管用是管用，只是太玄、太险。"

李楚祥认真地回答："这也是急中生智。听人说过一个故事，四川有个地方，狼很会钻人的空子。当拉着板车爬坡的人走到半腰，正费着蛮劲往上登腿时，狼就出其不意地窜上去，咬下人半块屁股肉，叼着就走。这时那拉着车的人，退又退不得，松又不敢松手，只能用力向上拉，狼正是趁这机会占便宜。"

我悟出了门道，接过他的话头："于是，你也学着狼的样，趁敌人不敢松劲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了。"

"打仗嘛，当然可以研究各类动物的战略战术，为我所用。"李楚祥深有体会地说。

李连长是个颇有抱负和胆略的青年军官，团长邓君林十分器重他的军事才干，夸他是个未来的将才。我深表佩服地连连点头："不愧邓团长的得意门生。"

"唉！"他叹着气，忧郁地说，"可惜我们这是在败退……"

我无言以对。两人一路沉默着。

5月1日，中路我军全部撤出曼德勒。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和司令长官罗卓英原计划退过伊洛瓦底江后，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不料史、罗乘的第一列火车从斯威波开出二里路就碰了车，再无车可开，司令长官部和各部队只得带着武器辎重，部分小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大部分部队徒步，轮流掩护撤退。

更可叹的是，史迪威和罗卓英丢下他们所指挥的千军万马，只身逃往印度。蒋介石电令杜聿明务必追回，可他们早已飞走了。

形势进一步急转直下，日军逐渐占领八莫、密支那、中国南大门畹町，一直逼近云南境内腾冲，远征军最后一条归国之路也被切断，在异国他乡若无头苍蝇，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这一天，我们从掩护正面阵地撤下，来到一个叫孟拱的地方。在一片开阔的大草坪上，看到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场景。

4

草坪上，黑压压一片摆放着第5军的全部家当，各种不同型号、不同性能的大炮，身披炮衣，匍匐在地，斜伸着的炮管失去了往日威武的神气，垂头丧气，酷似一群引颈待毙的长颈鹿，满腔怨恨地沉默着。一辆辆装甲车、坦克、载重车、吉普，包括杜聿明的坐骑，那辆高级轿车“雪佛兰”，一并仿如一群在顽童恶作剧下，行将肢解的青蛙，哀怜地趴伏着……

凡一切不能背着走的辎重、武器、弹药，堆放在车上。平时分散使用，并不显眼，总觉得不够。这下集中起来，才显得第5军的家大业大，林林总总，挤满了方圆四五十亩的地面，全是英、德、苏的现代化精良武器，第5军堪称精锐，就凭这批现代化装备撑台面。

这些还没有能发挥多大威力的武器，眼看着就要化为乌有了。

一堆堆集束的炸药包，安放在炮座和车身下面，每堆正中，插进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一批士兵，脸无表情，行刑刽子手似的各自守在一根导火索端头，等待着点火的枪声。

杜聿明、廖耀湘等远征军首脑，出现在草坪一侧，他们都戎装笔挺，头上的帽徽和肩章、领章，在阴惨惨的天光下显出黯淡的蓝光，每个人都神色凝重，目光呆滞，脸色死灰般惨淡。脚下如灌了铅似的，步伐虽还齐整，却迈得缓慢、沉重，仿佛囚徒走上刑场。

他们不是囚徒，是逼于无奈、要亲手将无辜的儿女送上刑场的撕心裂肺的母亲！

杜聿明被部属们拥着，在装备群里行。摸摸这辆车身，抚抚那门炮管。每一种装备，每一样武器中，都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留下一串难忘的故事。武器是军队的骄子，是军队的生命，没有了武器的军队，还算什么呢？这群将军们，本没有必要来巡视一番的，可是又不得不来和它们做最后的诀别，舍不得吧！这一件件武器，哪一件不是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骄傲？此时此刻，这班功勋卓著的将军们深刻感受到了失败的痛苦和耻辱。

杜聿明移步于一门山炮前，又停下步来，久久地端详着。廖耀湘和邓君林也出列跟上去，陪着军座凝视着。

这门山炮，我们7连的兄弟对它最熟悉，它曾被长官司令部命名为“功

臣”。

刚从祖国踏上缅甸战场，为援救同古被围的200师突围，邓君林团长奉命率部赶到同古附近的叶带西。攻占南阳车站的战斗打响了，我们3营在兄弟连队的配合下，从正面进攻，争夺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山头。

时间十分紧迫，我们准备在中午发起突然袭击。天还没有亮，我们连就悄悄摸进山脚下的山坳，潜伏在一条比较隐蔽的山沟里。太阳渐渐爬上山头。我发现前面五六十米的地方就是日军的前沿阵地，不但可见铁丝网和围墙，还可以看见地堡和火力点，甚至连鬼子讲话都听得见。敌人居高临下，当然更容易发现我们，我们趴在地上必须纹丝不动，咳嗽一声或蜷一下腿，都可能被敌人发觉。我看了一下前面，弟兄们都伏在茅草丛里，身上披着厚厚的茅草做伪装，猛一看去，很难发现他们。

可是到上午9时左右，敌人突然打起炮来，炮弹一排又一排在我们附近爆炸。显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前沿阵地不太安全，可是没有胆量出来搜索，我军已在对面山头严阵以待。

排炮过后，敌人竟使用了燃烧弹，我们附近的荒草着火了。火苗子呼呼地蔓延，烧得枯黄的茅草毕毕剥剥地响。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棉布焦味，扭转头一看，离我只有丈把远的一个士兵伪装着火了，他的衣服已经烧着，火苗趁着风势乱窜，一团烈火把他整个身子包住了。

我心里突突乱跳，手心捏出汗来，尽管出发前营长下了死命令，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到冲锋时间不许发出任何响动，否则杀无赦。可是，这大火烧身的痛苦怎么忍受得了呀！何况那个士兵还只有20来岁，细皮嫩肉的伢子，烧得方寸一乱，哪还顾得上军令？只要他动弹一下，叫喊一声，部队的行动计划就要落空，我们连队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的心像刀绞一样，汗水、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默默地祈祷，但愿苍天保佑出现奇迹，火突然熄灭。

奇迹没有出现，火势越来越猛，那个士兵起先还是尽量克制，只见他咬紧钢牙，眉心耸成一堆，泪水、汗水如雨点般从痛苦得扭曲的脸上洒落下来，十个指头深深地抠进湿润的泥土里……

我心里默默庆幸，恨不得夸他一句：好样的，兄弟！

可是，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出现了，忍无可忍的他突然一声神经质的呻吟，本能地翻过身子，想把背上的大火滚灭，做着垂死挣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